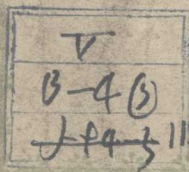


新 故 事

# 井中秘密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# 井 中 秘 密

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編

書號：0523

井 中 祕 密

---

編 者：解 放 軍 通 俗 讀 物 編 輯 部

插 畫 者：周 尚 英 寶 玉

出 版 者：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 
(北京香餌胡同73號)

印 刷 者：外 文 印 刷 廠

(北京宣武門內抄手胡同9號)

發 行 者：新 華 書 店

---

開本：787×1092 1/36

印數：36,001—136,000

字數：17千字

1955年10月第一版

印張：1 1/2

1956年2月第二次印刷

定價：(4)一角三分

## 目 錄

- 一 井中秘密……………張瑞增 ( 1 )
- 二 法網難逃……………余述真 ( 9 )
- 三 沒有開槍的戰鬥……………紀 流 ( 17 )
- 四 暴風雨中捉匪特……………韓光文 ( 23 )
- 五 拆穿雙簧鬼把戲……………寒 星 ( 30 )
- 六 海灘上的足跡……………劉亞藩 ( 35 )
- 七 捉“狼”……………岳 嶽 ( 40 )
- 八 邊疆防空哨……………王世閣 ( 44 )

## 一 井中秘密

張瑞增

蔣賊飛機擱下的照明彈熄滅了。幾輛滿載砲彈的卡車，閉着燈，向海岸陣地的前沿開去。越過一個山嶺，隱隱綽綽可以看到砲台了。駕駛員們都踩大油門繞着彈坑向前開。到了彈藥庫跟前，駕駛班長吳志強跳下車子拉開嗓子喊：“喂！同志們，一輛一輛開去卸。”

真怪，剛卸完三車，金門蔣賊軍就向我們發砲。陣地和車羣四周不斷有砲彈爆炸。砲手和觀察員們就位還擊。卸車的人手少啦，駕駛員們也搶着扛砲彈。個子高大的吳志強毫不費勁地把一百三十來斤重的彈箱往庫裏扛。

彈藥入庫了。吳志強和助手跳上駕駛室，

踩動馬達，空車飛快地衝出火網。真怪，也就在這當兒，敵砲停火了。吳志強一面操着方向盤，一面驚奇地說：

“王勇，我看有鬼。金門的雷達已經被我們揍壞了，他們怎麼知道咱三更半夜來送砲彈？”

“是啊，往日他們是瞎放，今晚怎麼打得這麼準？”

“有鬼……”

他倆一面談一面加快速度爬上山坡。忽然聽到車子沙沙沙雜音很多；汽油的臭味嗆鼻子；腳尖燙得像烤火，車子鬆勁了。吳志強是駕駛排裏的“老師傅”，汽車的機能算他摸得最熟，有了病，他一聽就知道。他“咯噔”一下刹了車。一看果然是水箱沒水了，就命令王勇去找水。可是王勇剛走幾步，又被班長叫回來。

“桶給我，你看車。”吳志強是想：自從咱們九月三號砲擊金門以後，這一帶的特務活

動更加猖狂了：打黑槍、發信號……花樣百出，還是自己去好一些。

他挎上五〇式衝鋒槍，提着水桶向林子走去。林裏樹高葉厚，連一絲星光也照不進來，黑糊糊的。找了很久才摸到一間小瓦房，門外有口井。他樂得三步併兩步走上去，趴在井口一瞧，是個枯井，井腰裏還有一點點亮光，像個小螢火蟲。他掃興地轉過身來往回走。但他猛一想：我今年二十八歲了，還沒見過秋天井裏還有螢火蟲，也許是開幾天夜車眼睛熬花了？不，還不至那麼厲害，應當再看一下到底是啥傢伙。他又一次跑到井口，揉揉眼皮，再那麼一瞧：啊，是一絲光——從井腰的石縫裏透出來。“呀，有鬼！”吳志強暗想：莫非敵砲的觀察所搞到我們砲兵陣地後面來了？不，也可能是老百姓防空防砲的工作做得好，房子裏掏地洞，這水井是個天然的透氣孔。但他又馬上扭轉念頭：不能麻痹大意，一定要看個根底。

吳志強走到門口，敲了兩下門：“老鄉，老鄉！開門。”這麼一叫不要緊，裏頭就像耗子羣聽到貓叫，吱吱喳喳亂成一團。吳志強不由得一陣緊張，把身後的衝鋒槍向前一送，剛要拉栓，聽得裏頭有個人乾咳了幾下，點起油燈，慢吞吞地出來開門。看他打哈欠、揉胳膊、又擦眼睛的，好像幾年沒睡似的。開門的人也朝吳志強瞅了一眼。他一見是部隊的汽車駕駛員，就點頭哈腰，叨咕個不停。吳志強一看他鬼頭鬼腦，就猜出這傢伙不是個土匪特務，也是個地痞流氓，於是吳志強看風使船和氣地說：“老鄉，打攪你囉。”

“哈哈！”那傢伙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大軍同志，有什麼事情，儘管說。”

“我車子水箱不滿，想借個吊桶在門口井裏打點水。”

“在井裏打水”這幾個字就像一根鋼針刺到了那傢伙的心上，吓得他汗毛倒豎，但他還裝作鎮靜，說：“呵呵，大軍同志，天不由人，好

久沒下雨，井都乾了，我缸裏還有點水，留給你好。”一雙賊眼老是死盯着吳志強。吳志強想要動手，可又一想：我光憑懷疑不行，再說井裏搞的什麼鬼我還沒有個底，一人一槍，動起武來反會打草驚蛇，於是就附和了一句：“那太好囉！”

吳志強看他進去了，就注意察看。這時小風把牆上那大紅色的“愛國公約”掀起一角，露出一絲花電綫，正當他要上去看個明白，那傢伙出來了。吳志強急忙調過眼睛說：“謝謝你！”

“還用謝！你看我那愛國公約訂得怎樣？”他也知道吳志強注意了這個，就順口扯了一頓“擁軍優屬是我們的本份……要不是天不作主，別說一桶，就是幾担也容易……”

吳志強決定把那傢伙拖出幾步再幹。說了聲“麻煩你！”故意轉身就要走。

那傢伙怕人走了出事，想偷偷伸手去掏槍，哪知道吳志強早就有防備，立刻又回轉身

來右手一伸，死勁地握住那傢伙的手，說：“別客氣！”吳志強剛出門，那傢伙立刻進去砰地一聲關上門。吳志強忽然心生一計，“鏘”一聲，把鑰匙丟在地上：“喂，老鄉，有東西掉在門口啦，麻煩你拿燈火照一照！”那傢伙有心逃脫，但又不敢不拿燈，只好又舉着跟鬼火一樣的燈出來照亮。他就沒想到這是吳志強的計。吳志強覺得機會已到，一個箭步撲到那傢伙背後。那傢伙急忙甩掉燈火拔槍對抗，可是吳志強的衝鋒槍口早已對準了他的胸膛，吓得他魂不附體。吳志強壓低嗓門：“別作聲！”，又解下腰帶把他反綁起來：“我看你這架子還不是什麼頭目，只要你老實點，我們對你會寬大的。你說井裏還有幾個什麼人？洞口在哪兒？”

那傢伙倒也“聰明”，知道硬下去沒好處，就對吳志強說了實話：“洞口是在我房後尿缸下，洞裏有一個台灣的情報組長，一個參謀和一個諜報員。另外，還有一部電台。”吳志強聽



罷暗罵：“他媽的，怪不得金門蔣賊的砲打得這樣巧妙，原來把觀察所設到我們陣地上來啦，今天非把你們一網打盡不可！”

難辦的是：一個地洞，兩個出口，要是讓敵人竄出來跑了就壞了。吳志強想了一下，就搬了一塊百多斤的磨墩壓住了房後的出口，自己看住井口。這時，山下的公鷄報曉了，吳志強估計週圍有自己人——起碼也有個王勇，就舉起槍叭叭叭鳴了三槍。

洞裏的特務可慌啦，像老鼠鑽牛角，裏頭有一個頭子還在作“緊急訓話”：“弟兄們，事到臨危要鎮靜，這就是效忠黨國的時候，我命令你們衝出去，要是‘不穩分子’，我就執行‘戰時軍令’……。”這時，王勇已經趕到了。

“狗特務！”吳志強大喊着：“限你們五分鐘繳槍！要不，馬上用炸藥！……”

那些竄底的烏龜知道大事已去，只好捏着鼻子把手槍和“蔣中正贈”的“不成功便成仁”的匕首擲出了井口，接着，一個個爬了出

來。這夥美蔣特務，就這樣全部就擒了。

## 二 法網難逃

余述真

郭永志胸前掛着衝鋒槍，在海島的山頭上來回游動着。山下海浪沖擊着岩石，發出嘩嘩的響聲，早潮來了。當太陽剛一冒紅，把東邊海面照得金光閃閃的時候，漁民們都搖着小船，扯起白帆到海上打魚去了。這裏雖然是海防前沿，可是隊伍到島上半年來，從沒有發現敵情，一切都很平靜。郭永志望了望站在他附近的首長，說：

“首長，你看這島子多麼安靜啊！”

楊世雄正在用望遠鏡瞭望四處海面，他聽郭永志這樣一說，就順口答道：

“是啊，從外表上看起來很安靜，可是你敢說一點問題都沒有嗎？”

“這個話我可不敢說。”郭永志笑了一聲，

又走過去了。

楊世雄繼續想着他的心事。前幾天上級才告訴他：島上的電台和師部電台聯絡時經常會收到一種密碼電報，估計這是從附近甚麼地方拍的。連長要他特別注意。這兩天他總在想這個事：在這樣一個小島上，站在最高的山尖上，可以四面望到海水，如果有敵人的電台，它能放在甚麼地方呢？

這時，從山下上來三個人，都扛着鐵鍬，前頭那個是這個島上的趙村長。等他們走上山頭以後，楊世雄就問：

“你們到哪裏去呀？怎麼走到這兒來了？”

“我們是到老區長墳上去的。”趙村長回答。

“哪一個老區長？他的墳怎麼在這個地方？”

“提起來話長了。”

楊世雄很想從“話長了”裏頭聽出些問題來。趙村長在他的要求下，就把老區長在這

一帶的幾個島子上怎樣領導漁民們鬥爭那些漁霸，一九四六年秋，蔣介石賣國集團發動內戰以後，這島上的漁霸“孫鑄子”又怎樣帶人回到島上把老區長和一些積極分子抓住，在碼頭上把他們槍殺了的事叙說了一遍。

“‘孫鑄子’現在哪裏去了？”楊世雄很想把他找出來。

“聽說已經死了。”趙村長說，“咱們隊伍又回到島子的時候，那小子就領着小老婆跑到了廣州。第二年他一個朋友從廣州給他爹孫有德寫信，說他在那裏得病死了，他的小老婆也嫁人了，還把他一部份東西從廣州寄了回來。他們家那個老傢伙又燒紙又燒香的，哭哭啼啼鬧了好幾天。”

“那個老傢伙現在還在嗎？”楊世雄想知道這個老傢伙現在究竟怎麼樣。

“還在，就是北邊靠山根那家。這個老傢伙是個滑頭，他兒子幹那些事的時候，他一次也不出頭。以後他都說那些事是他兒子自己

幹的，現在看起來，他還挺老實。”

楊世雄和趙村長告別，順着彎曲的山路回到了駐地。剛到駐地他就看到一封電報。電文上說：接到師裏來電說，縣公安局逮捕了兩名武裝特務，供出他們的指揮機關就設在這幾個島上，具體地址不詳。師部命令徹底搜查海島，務必破獲此案。他想了一下，就決定再找村長談談。過了老半天，通信員才把村長找回來。村長剛一進屋，他就問：

“這個島子有甚麼地方藏得住人嗎？”

“這個島子上哪塊石塊，哪棵草怎麼長的我都知道，根本沒有甚麼地方可以藏人。”

楊世雄請村長動員幾個人幫忙，村長答應了。

部隊出動了。搜索了一下午甚麼也沒發現。太陽快落到海裏去了，才把隊伍帶回來。吃飯時，楊世雄就聽到了有的戰士這樣反映：“在這樣島子上敵人敢來，他真是想到老虎嘴上拔毛。”可是楊世雄不相信事情就這樣簡

單，他決定晚上要在整個島子的海邊，放上隱蔽游動哨。

夜晚九點多鐘，郭永志從外面帶進一個人來。這個人就是孫有德，是從海上到島子南邊去的。郭永志問他的時候，他也沒說清楚他究竟去幹甚麼。楊世雄在燈光底下看出這個孫有德有五十多歲，兩個小眼睛賊溜溜的發光，就問他：

“你的家住在北邊，那個地方又沒有人住家，又沒有路，你去幹甚麼去了？”

“是這樣，長官。”孫有德回答說，“我的祖上沒德，生了那個逆子，不務正業，也不聽我的勸告，經他手害死了好幾個人。從那以後，我總也不理他，可是他究竟是我的孩子，他犯了罪也不能說和我無關，雖然他已經死了，大家也出了氣，可是我還總覺得對不起受害死去的人。所以每年這個時候，我都要到老區長墳上去看看，紀念紀念他，讓他知道我這片誠意。誰知道我還沒走到，這位同志就把我